

抗日戰爭時期，劉以鬯在重慶生活和工作了三年多的時間。當時他的主要工作，是編兩份報紙的副刊。儘管編輯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然利用工作的餘暇，寫了一些作品，有小說、散文、詩歌、雜文和評論。在這些作品中，尤以抗戰題材的作品最為引人注目。中篇小說《露露莎》和散文《風雨篇》，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篇章。

中篇小說《露露莎》

中篇小說《露露莎》，原題為《地下戀》，發表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在重慶出版的《文藝先鋒》第七卷第八期，後來，在上海出版的《幸福》雜誌重刊時，改題為《露露莎》，收入《劉以鬯》卷中，也用這個題目。

《露露莎》從一個側面反映「孤島」陸沉以後，上海愛國志士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鬥爭。小說的男主角「我」是一位新聞工作者，他工作的報館的報紙被迫停刊以後，「我」主動地留在上海參加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鬥爭。小說的女主人公露露莎的父親是留俄時代的男爵，母親是中國人。她的母親和哥哥，都慘遭日本侵略者的殺害，而她孤身一人，流落上海，成了夜總會的表演女郎。她的身世和遭遇，使她痛恨日本侵略者，同情愛國志士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鬥爭。最後，她為掩護「我」而犧牲在日本侵略者的槍彈之下。

《露露莎》這篇小說的創作意圖是有意義的，人物形象也是鮮明的，比較真實地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兇殘，歌頌了愛國志士的鬥爭。《露露莎》反映的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以上海為背景的生活。小說圍繞著主要人物的活動和鬥爭，真實地描寫了上海的某些富有地方特色的生活場景，尤其是對「我」與露露莎

經常活動的滬西越界築路這一特殊地區的生活場景，有相當細膩而出色的描寫。帕薇芬花園這夜生活的遊藝場所，全部中亞細亞裝飾的阿羅巴巴跳舞廳，娜波珍的划船場，以及歐羅巴餐館、黑貓酒吧等等，都顯示了這一地區的富有氣派和情調，而伊甸夜總會更是他們經常出入、並借以作掩護的場所。也是小說最後著重描寫的露露莎犧牲的地方。小說通過真實、具體、細膩地描寫兩位主要人物的活動場景，從一個側面體現了人物的活動和鬥爭的特殊環境。同時，小說選用明快、流暢、鮮麗的語言，烘托和渲染了大都市生活的風采、情調、氣氛、節奏，從而一定程度上顯示了都市文學的某些特色。

從這些寫法及其特色，又不難看出劉以鬯的這篇《露露莎》，與他的處女作短篇小說《流亡的安娜·英洛斯基》一樣，都受到了穆時英小說的一些影響。劉以鬯後來曾經談到有關的情況，他說：

《地下戀》是我在重慶時用紙張簿寫成的東西，以孤島時的上海為背景，情節是虛構的，牽強附會之處甚多，卻由王藍拿給《文藝先鋒》發表了。後來我把小說的題目改為《露露莎》時，英的影響，喜歡寫大城市人的生活。孤島時期的我，家境還好，課餘常到越界築路去玩。那裏的夜生活多采多姿，我常常去玩 Bingo（波拿拿），小說就以這特殊地區的夜生活為背景。

小說對大都市生活，特別是對越界築路這一特殊地區的夜生活的描寫，是相當有特色的。但在小說的構思和描寫中，把男女主角的鬥爭生活與那一特殊地區的夜生活的關係，如何弄得更為恰當和完善的處理，卻是小說未能圓滿解決的一個難題。

劉以鬯的散文《風雨篇》，發表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重慶《和平日報》。這篇只有五百多字的散文，以巧妙的構思、精練的語言，真實地描寫了一位出征抗日的將士的妻子苦苦等待丈夫歸來的特有心態，深刻地表達了真摯的夫妻之愛和深切的思念之情。

《風雨篇》首先通過對秋夜的風雨的描寫，渲染了寂寞、淒涼的氣氛，然後抒發這位抗日將士妻子對風雨的感受，在她久等丈夫未歸的特定心情中，她怕風、更怕雨，因為那呼嘯而來的風雨聲，使她產生了一種不祥的感覺和情緒，「似愁似怨似婦人飲泣」，反映了她內心深處的一種深切的擔心、思念和痛苦。

在寂靜的山村，在淅瀝作響的秋風秋雨聲中，這位婦人凝視燈花飛濺，煙影繚繞，通宵未睡。散文緊接著描寫當第一聲雞鳴划過群山，鄰村犬吠似有人來。婦人細細傾聽，彷彿有腳步聲自遠漸近，她一陣驚喜，不禁說了一句：

「他回來了！她立即一整襟，梳髮，露一絲歡迎的微笑，等待在門前樹側」。可是，等候良久，一直不見人影。這時，她才發覺原來在深切思念之中，誤將一風颯一當一旅步，她把呼呼作響的颯風聲當作了丈夫歸來的腳步聲。散文對婦人誤聽這一段描寫，實際上描寫的是她對丈夫一宵未睡，在神情恍惚中產生的一種幻覺，是她極度思念丈夫的深層心態的曲折而特殊的反映，顯在這遠比直接描寫她的思念之情，更富於深度和力度。散文在描寫婦人的幻覺所用的手法和語言，也是很有特色的。散文用「一整襟」、「梳髮」，立即去到門前樹側等待丈夫這幾個並列的詞語，來展現婦人

人急促、快速的動作，這種鮮明的動態描寫，準確地揭示了婦人期待丈夫歸來的急切心情。而散文緊接著又採取重複短句的手法，以連續三個「但是他沒有來」的重複的短句，突出表現了婦人因為丈夫沒有出現，幻覺破滅，這種急劇的變化，在她內心深處帶來了巨大的震動和極度的悲痛，此時，她滿懷的希望逆轉而為失望，從狂喜頓時一變而為大悲。

實際上描寫的是婦人在極度思念丈夫的神情恍惚狀態中所產生的一種幻覺。一直到她從幻覺回到現實，這時她才猛然想起，丈夫戰死已有三年。散文的結尾，從表現手法說，採用的是驚奇結局的手法。這種驚奇結局的手法，使散文產生了意想不到的藝術效果。散文的驚奇結局的作用，表現在它巧妙地促使讀者在重新回顧有關描寫的過程中，進一步理解了散文的深層內涵。

讀者從婦人的丈夫戰死三年以後，仍然苦苦等待，一直不能忘懷的描寫中，感受到婦人對丈夫的感情之深，思念之切。而所有這些，都不是在散文中直接描寫出來的，而是促使讀者在回想思索中自己發現的。散文採用這種驚奇結局手法的更為重要的作用，是使散文戛然而止，留下空白，以便充分調動讀者的思維活動，讓讀者馳騁自己的想像和聯想，去領會、去體驗，此時此刻，此情此景，婦人是何種心情，又是何等悲痛！同時，在讀者想像和聯想的深化運動中，還可以進一步想得更多、更遠，從而產生了對造成婦人這種悲劇的製造者——日本侵略者的抨擊和譴責。

《風雨篇》著重描寫的是有一位出征抗日的將士的妻子，苦苦等待丈夫歸來，這樣描寫不是不可以，不過畢竟有局限、難深入，而採取間接描寫方法，則可以說是可供選擇的寫作方法中的最佳選擇。《風雨篇》這篇短短的散文，通過氣氛渲染、側面烘托、幻覺描寫和驚奇結局等比較多樣化的間接描寫的寫作方法，並用少量的直接描寫與之緊密配合，從而形成了一種相輔相成的互補的描寫系統，相當真實而深刻地描寫了一位出征抗日的將士的妻子那種真摯的夫妻之愛和深切的思念之情。

《風雨篇》的結尾，別出心裁，十分出色。立即破滅，急速墜入現實之中，這時，她才一（猛然想起：他戰死已有三年。）請注意，這裏用了括號，表明這是婦人的內心獨白，心理活動。這時讀者才明白，散文的主要內容，

讀劉以鬯抗戰題材的兩篇作品

易明善